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續自警編十六卷(二)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一

牧鑑十卷

〔明〕楊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長白榮氏刻得月移叢書本

.....二九一

芸心識餘七卷續一卷

〔明〕陳其力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三六一

煙霞小說十三種二十三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四四五

續自警編十六卷(二)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自警編

八卷》提要

續自警編卷之七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纂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全校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

從政類上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復之時羣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

續自警編

不卷之七

十一

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諸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

或問荃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陰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曾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續書彙編 本義卷七

上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堯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設施舜之所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素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于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為諸葛者

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必憂民而勿為

續書彙編 本義卷七

上

沼花園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為文要有溫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竊為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實不能勿二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唐陳師合言太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聞吾惡臣也遂逐之故貞觀嘉佑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

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諧慝者得以肆其奸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僂趨出立朝堂待旨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頗為琬所誣中

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

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常袞為戒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渾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君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幾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歟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

耻則天下有風俗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則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禍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漢文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乃入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詳文帝告戒不嚴民入於奢似未得文帝之心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者多矣賢如李文饒尚不能此况李林甫之徒

哉為人臣者視此以為戒

薛敬軒粹言

薛敬軒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予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不敢忽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務勿與語予深體此言更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予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煩煩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予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曲不可有一

毫之偏向

何更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伊尹曰接下思恭夫豈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倣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際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丙吉深厚而不伐張安

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為政通下情為

急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

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

應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不欺

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

沆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為政以愛人為

本惟正足以服人 為政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

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

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人臣巧太以避罪非忠也

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處大事不宜太厲聲色

付之當然可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

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惟寬大可以容人惟厚重可

以載物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

事功多出於才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獎勵則

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

身而氣節消矣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

計較利達祇見其不知命也 士之出處當安於

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
爭此言宜念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
此二事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左右之言不可
輕信必審其實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待左右
當嚴而惠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
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
政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
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
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
條例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
虞乎時宜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
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中
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立法趨裨貴乎參
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脩
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
所畏而不犯矣 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
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
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今何自而
行禁何自而止乎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
範禁止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

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
矣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用人當取其
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
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
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
故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
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陶淵明曰此
亦人子也可善過之此言當體處事者不形之於
言尤妙 治人當有縱縱人不得怨之 夾九三
壯年頗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憾決小人之
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處之則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
也笑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
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
事多濶略余覺有濶畧之失宜謹之 常見人尋
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
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處人之難者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脩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矣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事貴斲制撇脫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為濫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斲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

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舍之氣象遠矣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

中後世祿仕之病不觀諸陰陽乎其化者以漸

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外晦則氣象

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道也韓魏公范

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

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

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以已之廉

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

行而服其德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此言甚正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

皆當明白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則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此設官之本意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

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矣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世之庸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

卻諧而殺之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祿猶災

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益成括小有才而

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

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

才妄為以取禍也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

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

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

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

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凡禍患伏於

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

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厝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

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

擇其人乎 人已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

不仁哉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自當決意為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止末作禁游民所

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不可過於濫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非王道矣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

續前卷

不孝

本

善何以成事功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已但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不知君子之大道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猶未免出於利心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與正人居則正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續前卷

不孝

本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以已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已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遠卑亦名言也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胡敬齋粹言

脩已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化民全要

修身 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任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脩德任賢兩事為要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脩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忠賢既用奸邪自退如陽春既長陰凍自消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上之人肯自脩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脩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則好諂諛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尚存有志之士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 修身便是王道 王道難行如良王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伯者以計智處便小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伯

矣 縱有良法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天下之由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 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動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須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習然後儲蓄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飢困矣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好人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立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必更用教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程子以經義德行才能三物取士者何也德以化民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然後才德進而無所偏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已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衛為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論政

白沙曰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

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知人無難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真能復三代手段也大賢為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人情為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一政之下一

續自孝編 不孝七

令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守令稱賢於一邑利澤及於民民斯愛而樂之縣令官卑利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義以使民民爭趨之大有功於名教是之謂達為政之首務施於無事之日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為務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

續自孝編 不孝七

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已臯夔稷契伊傳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者仕者之所施也有為已之心乎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為已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強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而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官俎豆其教而忠信導之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謂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國可空于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人能致一郡之和則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刑社學之興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夫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樂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涪翁之所稱者非瀛溪周子乎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父母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瀘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得民之要道也大丈夫欲行其道於當時
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
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志不為利誘此宜無不
在我者 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
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位高望重德博民化
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一頓笑一舉措天
下將視以為輕重取舍不可輕也 天下不動不
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 人之才大小必
用之而後見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續自善編

主

民被實惠 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用
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邑小治之不難而有
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為而化成觀於
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
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為政矣 才足以立
事勇足以行志 今之從政者豈必盡如古之人
但髮髯其一二世必以良吏目之矣郡準古封建
爵為諸侯出入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
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繫也 郡太封也太守太

官也當風化未遠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
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
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然拘拘於此亦不遺餘力
矣 興一役而衆論攸歸舉一義而多士知勸古
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
於庠序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之
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
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續自善編

主

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
戰數萬之兵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
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
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茲弗圖志不在民也
國家圖任方面惟在當道者謹而擇之耳採民水
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 庶耻未興將以興之奔
競未抑將以抑之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
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 旁引善類
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
法不資於豪右惠可及乎羣黎 砥定海岳燮調

陰陽下撫黎庶上 佐元良御史諫官也絕人以身者也

論事

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 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 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 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比天譴之來吾無以取

續自警錄

卷之三

書

之可以言命矣 居今之世欲無累於心無累於後 後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官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方員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矣 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必曰我無利彼我勿言不可也

四事歲

律已以廉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中有一善一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察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王懼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真西山曰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王懼軒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己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醪嚙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真西山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王懼軒曰厚嫺姬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秦鈞問